

主编 / 刘海栖

〔法〕克利斯蒂安·格利尼埃 著

B班的女孩

刘海清 翟文 / 译

漂流瓶丛书·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



明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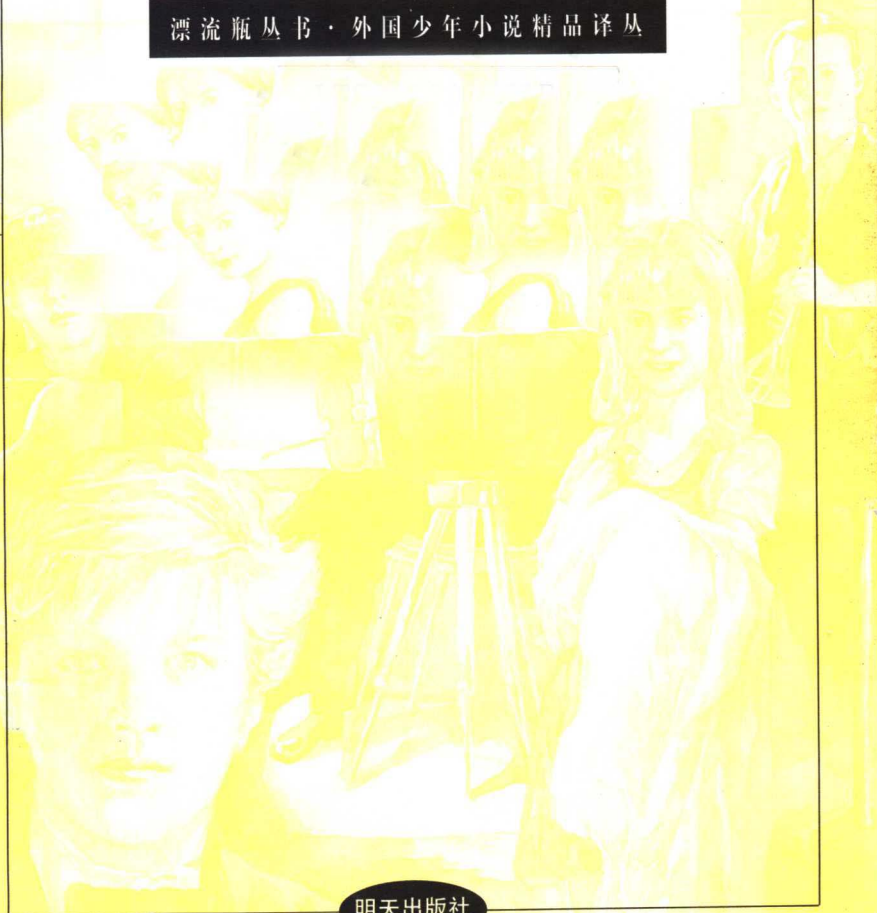
主编 / 刘海栖

〔法〕克利斯蒂安·格利尼埃 著

B班的女孩

刘海清 翟文 / 译

漂流瓶丛书·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B班的女孩/(法)格利尼埃著;刘海清,翟文译.—济南:明天出版社,1999.9

(漂流瓶丛书·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刘海栖主编)

ISBN 7-5332-3103-1

I.B… II.①格… ②刘… ③翟…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I56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26357号

丛书名 漂流瓶丛书·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

书 名 B班的女孩

著 者 [法]克利斯蒂安·格利尼埃

译 者 刘海清 翟文

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电 话 (0531) 2060055-4706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地 址 临沂市解放路76号 邮编 276002

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mm32开

印 张 6.125

千 字 98

ISBN 7-5332-3103-1/I·774

定 价 8.50元

Copyright © RAGEOT-ÉDITEUR-PARIS, 1995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三年级 B 班的女孩让娜与高年级的男生皮埃尔偶然相识,但是让娜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好友皮埃尔就是那个令他崇拜已久的钢琴演奏新星保罗·尼芒。当皮埃尔通过几盘录音带意外地发现让娜已经去世的父亲竟然是一个极富才华的作曲天才后,他决定通过自己的演奏把她父亲的音乐作品公之于世。于是他悄悄地准备好了一切。在一次钢琴独奏音乐会上,他演奏的作品即刻引起了轰动,与此同时,让娜也终于发现了保罗·尼芒的秘密。

出版说明

《漂流瓶丛书》旨在向少年儿童读者推介世界各国近期出版的儿童文学佳作。明天出版社会同有关专家经过反复遴选，向作品的著作权人取得授权，于是有了这套奉献给中国少年儿童朋友的精美礼物。

《漂流瓶丛书》包括《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外国童话精品译丛》、《外国科幻小说精品译丛》等系列。我们将随时关注国外儿童文学创作界和图书出版界的动态，及时把那些思想性、艺术性较强的作品选入丛书当中。

星期五 9月16日

“你们这些人中间，有谁会演奏某种乐器？”

这位音乐老师是新来的，我们称他为布尔卡先生。一上课，他就把自己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黑板上。他之所以随后立即提出了以上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上他的课的学生都是自愿报名的。音乐，在我们满十五六岁之后，就成了选修课，不再像数学或物理那样被视为必修课了。因而从理论上讲，我们完全可以不上这门课。当然，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可我还是拖延了几秒钟后才举起手来。我这样做是不想引起老师对我的注意，况且我是迟到的几个学生中的一个，因此我才不得不坐在了第一排。

布尔卡先生脸上的笑纹加深了。天哪，现在毫无

疑问，他注意到的恰恰是我。

“您叫什么名字？”

“德鲁特，皮埃尔·德鲁特。”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

怎么！整整一个年级有 32 人选修音乐，而我竟是唯一一个会演奏乐器的人？

我又想起了去年在乐芙莱夫人带领下的德国柏林之旅（乐芙莱夫人是个德语老师，今年仍教我们），其中有一天的计划是参观市内的一所中学。我们走进一间有 30 个学生的阶梯教室，他们的音乐老师用一种友好而难懂的语言问候我们。为了向我们表示欢迎，音乐老师向全班同学说了一句我不懂的话。那些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每个人都从书包里取出了一件乐器：笛子、小提琴、单簧管……一个女孩坐到钢琴前，其余的人站了起来。然后那位老师的双手猛地一抬，发出了开始的信号，于是一场像模像样的交响音乐会开始了。这就像在布莱伊尔的音乐会一样，棒极了。与他们相比我着实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在德国，要是一个人不懂音乐，那绝对是例外中的例外。

可今天，在巴黎的夏普特尔中学，例外的竟是我。去年，我本该接受阿玛杜的建议进入一个专门培养音乐家的班。

我狠狠地朝李奥奈尔瞥了一眼。他明白了，像为

自己辩护似的对老师说：

“噢，我，我只能弹一点低音吉他，我是由几个同学组成的小乐队的成员。但我没进行过视唱练耳，而皮埃尔，他却可以算得上一个具有专业水平的演奏家。”

这番话在课堂上引起了一阵哄笑。这场在学年初就爆发出的笑声是没什么恶意的。

“您会演奏什么乐器，德鲁特先生？”

“钢琴。”

“您弹钢琴已经很久了吗？”

“是的。”

“至少有10年了，先生！”李奥奈尔在我后面大声嚷道。对这个人，我从不多说什么。他的父亲是个音乐家。

布尔卡先生皱起了眉头。他的眉毛又黑又浓，呈标准的弓形长音符号状，三绺乱蓬蓬的头发耷拉在他眉毛上方光滑的额头上。他摘下鼻梁上的玳瑁边眼镜，这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忽然，他那双近视的大眼一下子眯成了两条滑稽可笑的小细缝。

“等等，”他轻声问道，“您和让-路易·德鲁特可是父子关系？”

布尔卡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让-路易·德鲁特这个名字，只有在一闪而过的电视屏幕上才能看

到。让-路易·德鲁特尤其擅长为电视剧作曲，此外还做些乐曲改编的工作，但他并不以此为荣。

“他是我父亲。”

我从布尔卡的脸上窥察到了一丝他惯有的嘲讽的微笑。然而这位老师却重新戴上眼镜，瞪大了眼睛，向全班同学宣布：

“皮埃尔·德鲁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很多音乐家或演奏家都是受家庭的熏陶而成才的，他们往往出身于音乐世家。比如让-塞巴斯蒂安·巴赫的父亲，莫扎特的父亲，还有贝多芬的父亲……”

“还有让-米歇尔·雅里的父亲！”李奥奈尔大胆地补充道。

“您认为这种情形是否意味着音乐天赋能通过人体基因遗传呢？”

他紧盯着李奥奈尔，好像在请他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他又加上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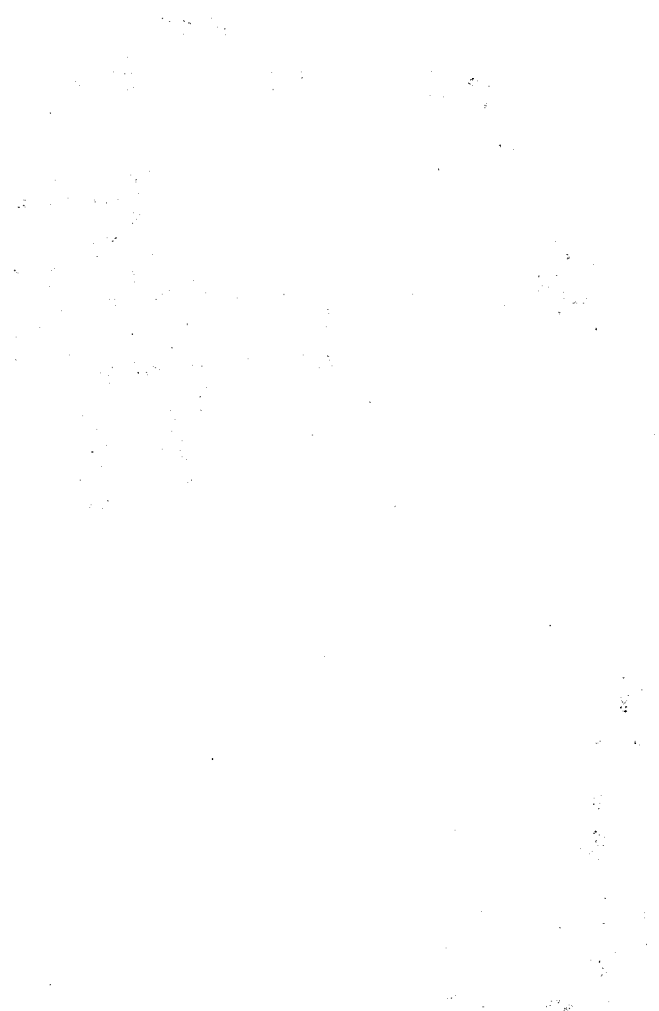
“音乐家的儿子生来就比普通人的儿子更有音乐天赋吗？”

李奥奈尔一下子失去了那种狂妄劲，他预感到了自己必然要落入的圈套。他试图先赢得一点时间。

“这个，或许吧……”

“绝对不是！”老师立即反驳道，“这仅仅意味着一个音乐家的儿子从小对音乐耳濡目染，从而使他可





能潜在的音乐才华得以充分发挥。沃尔夫冈之所以成为莫扎特，全靠他父亲的指导。当然，他或许天生就有一些非凡的才能，但是如果老莱奥波德是……商人或农夫的话，只怕我们今天就听不到《唐璜》和《魔笛》了。至于贝多芬，人人皆知他的父亲是如何用木棍敲着他的手指来逼他进行视唱练耳的！”

教室里陡然肃静下来，同学们的目光渐渐地都集中到我身上。这下惨了，如此一来，人人都将把我当成一个挨够了打的孩子。

“这一学年，”布尔卡宣布，“我建议你们以自由报告的形式补充我的课堂教学，题目自拟……谁愿意在下个周五试一试？”

这无疑是个没人愿意跳下去的火坑，所有的人都垂下了脑袋。如果李奥奈尔还有胆量的话，他早就钻到桌子底下藏起来了。

“那么我就来指定几个人吧。弹奏低音吉他的那位先生……对，是您，您叫什么名字？”

“李奥奈尔·让蒂。”

“好，李奥奈尔，请您听好：您要在下周五谈谈您演奏的乐器或您领导的乐队。”

我对李奥奈尔这个人太了解了。两年来，他一直是个故意煽动肇事的破坏分子，但他却一点儿也不勇敢。这时，平时伶牙俐齿的他，由于惊慌而结巴起

来。

“哦，先生，请您……还是不要下周吧。两星期之后再说，好不好？”

“两周之后，好，就这么定了。那么，下周五是……”

布尔卡装着俯身察看学生的花名册。他装出这种样子是没用的，同他一样，我早就知道他接下来叫的是谁。

“……皮埃尔·德鲁特将上台示范，题目自定。”

他向我投来一束柔和的目光，把我做出的鬼脸误当成了屈从的微笑。

报告，真是件倒霉事！说心里话，我倒是万分乐意能马上完成它，不然的话，一个星期之后，我才能放下这件大心事让自己轻松轻松。而在这之前，我必须紧张起来。

我有个弱点，即不善于自我表达。我脑子里想好的东西，我都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把它们表达出来。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我最不善于使用动词，我是个蹩脚的演讲者。我眼睛不好，看不清东西，我想人们能够宽恕我，因为这是明摆着的缺陷，就像聋哑人或者其他什么残疾者一样。但是人们在语言上的障碍，却的确是毛病，是个短处，是个由不良习惯造成的弱点。

有一些人，当他们张口说话时，总让人觉得他们是在朗读。他们造出一些典雅的句子，很像人们所说的路易十五的文风，其中不乏华丽的辞藻。但我们如果细细挖掘他们的思想深处时，往往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的言语只是一种掩藏其庸俗的装饰物，不过是为了体面起见而粉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图罢了。

而我却与此恰恰相反，我内心温和而细致，但我说出来的话却是又粗糙又愚笨。包装是迷惑人的把戏，因而人们常常怀疑我说的话，视我为俗不可耐的人，或者从不想通过我的话深入了解我的内心。

但是我能弹得一手好钢琴。布尔卡说得对，这并不是因为我有天赋，而是我自己学会的。

应当说在生活中，除了音乐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更令我感兴趣了。其实这很正常，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迷上了音乐。音乐并不难学，任何人都可能在家里学点音乐。请注意，这并非指任何形式的音乐。有音乐会音乐和礼拜日音乐，有听起来好像让人感到厌倦的所谓的严肃音乐，也有听起来好像只有博物馆里才有的古典音乐，还有一种人们冠之以“伟大”的音乐，所有其它形式的音乐与之相比都显得渺小了。

我喜欢的是那种能够永垂不朽的音乐：摇滚乐、流行乐、拉普乐、嬉皮乐、蓬克乐以及其它一些有着或长或短名字的音乐，因为这都是些简短而又复杂的

东西。

人们认为伟大的音乐是种奢侈品，好像只有富人才能听得起。然而，我喜欢的音乐却一点也不比其它音乐昂贵。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遗弃它呢？

星期二 9月20日

离开学校后，我来到那个久违了的长凳旁。这是地铁的罗马站和克里希广场之间的一片空地，四周长满了梧桐树。

自从进入六年级以来，这长凳就成了我的避难所，我的藏身之地。在巴黎，人人都可找到一间简陋的小屋。对我来说，隐匿起来并非难事。在大街上，在院子里，在课堂上，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我。老师们只是在点名或填写成绩报告单时才意识到我的存在。

每周中有那么一两次，我到这里来坐在长凳上。它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空着的。在这条街上，不管是游人还是过客，人们都来去匆匆。我经常在那儿写日

记，因为在家里并不总是那么方便。

我也搞一些写作。当我写的一切都展现在纸上时，我觉得笔下的文字要比我说的话真实得多，而且凝聚了所有的我不知如何表达的东西。

我从不急着回家，首先因为从我家到学校步行只不过 10 分钟的路程。我家所在的卡布洪街，是一条位于旧车库和大公墓之间的死胡同。路边的墙皮已被岁月蚀得斑斑点点。再者，我母亲身患残疾，我从学校赶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晚饭前把她一天中未能做的事安排好。

我刚在长凳上坐下，一个老态龙钟的流浪汉便走了过来。他其实并不那么老。当一个人贫困潦倒或成为无业游民时，他看上去总是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他罩了一件像是被人丢掉的旧外套，宽大得像吸血鬼身上那张开的双翼。他脚上套着一双小丑穿的那种粗大笨重的皮鞋。他向我乞讨一枚硬币，我给了他。然后，他就端坐在我对面的长凳上。

我没有写日记，我正冥思苦想着下周五我要完成的大作。我选择了舒伯特，他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但没过多久，我闻到一股怪味，便站了起来。这个可怜的流浪汉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是如此难闻，以至于连鸽子也逃之夭夭了。

这时，一个年轻女孩出现在我眼前，她十五六岁